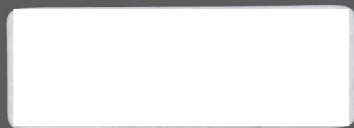


死亡練習

張
耀
仁

t h e L a b o r o f L o v e



練習死亡

張
耀
仁

t h e L a b o r o f L o v e

九歌文庫 1154

死亡練習

作者	張耀仁
責任編輯	陳逸華
創辦人	蔡文甫
發行人	蔡澤玉
出版發行	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105八德路3段12巷57弄40號 電話／02-25776564・傳真／02-25789205 郵政劃撥／0112295-1
九歌文學網	www.chiuko.com.tw
印刷	晨捷印製股份有限公司
法律顧問	龍躍天律師・蕭雄淋律師・董安丹律師
初版	2014 (民國103) 年4月
定價	280元

書號	F1154
ISBN	978-957-444-935-4

(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)

本書榮獲國藝會創作補助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

161	139	123	115	102	87	74	54	37	21	13	9	5
死亡練習	青春相思	比桔梗藍更藍	妹妹背著洋娃娃	嘩啦啦啦墜落的雪	馬鞍藤之眼	清潔的一天	因為在黑暗裡	黃美美醒來的時候	請進。請進來	夢見魚的女人	推薦序 小說的社會良心	自序 原來是這麼回事
											黃春明	張耀仁

235 214 192 175

我的名字是
鸚鵡
身分
更年

練習死亡

張
耀
仁

t h e L a b o r o f L o v e

161	139	123	115	102	87	74	54	37	21	13	9	5
死亡練習	青春相思	比桔梗藍更藍	妹妹背著洋娃娃	嘩啦啦啦墜落的雪	馬鞍藤之眼	清潔的一天	因為在黑暗裡	黃美美醒來的時候	請進。請進來	夢見魚的女人	推薦序 小說的社會良心	自序 原來是這麼回事
											黃春明	張耀仁

235 214 192 175

我的名字是
鸚鵡
身分
更年

推薦序

小說的社會良心

黃春明

對寫序這件事，於我來說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壓力；因為我絕對不是研究文學這方面的專家，寫來沒信心。還有一種，如果是為了情面，那更痛苦，寫也不是，不寫也不是而陷入為難自己。居於這樣的原因，我是盡可能拒絕為人寫序，能免就免。

這次張耀仁先生，邀我為他的新作《死亡練習》寫序，我毫不猶豫一口就答應了。因為我知道他寫作的題材，是關心目前在臺灣的外籍的泰勞、菲律賓和印尼的女傭，還有越南新娘或是大陸新娘，以及他們所生的小孩子種種遭遇。這個問題也是我關心的，並且正想更進一步了解之後，亦想著試寫幾篇小說；正如我先前關心原住民和老人目前在臺灣的處境，將它用戲劇和小說的形式創作出來。

張耀仁先生，他畢竟是一個擁有社會良心的人，更可貴的是，他年輕就有社會問題意識；也就是說他有認同我們的社會。其實一個人不用進學校，他就學會認同出生地、社會、族群乃至國家民族，可是看看我們今天的臺灣，物慾橫流，拜金向錢看，天生的認同卻陷入

危機；國家、社會的認同幾乎不存，家庭的認同也發生問題，在社會新聞屢見家庭所發生的慘劇。整個大環境的影響形成的境教，使大多數的青年朋友的認同意識，只剩下個人意識，認同自己，而在這樣個人認同強烈的臺灣，所實行的民主怎麼不會變調？

文學作品如果只侷限於學院專業的研究，那並不是我們所需要；我們要的文學作品，是希望它能成為社會大眾，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賞的素養教材，並為人類保存了生活的記憶。大家都知道，幾世紀前所謂的維京人，他們是海盜，也就是現在的瑞典、挪威、芬蘭，在歐洲的所謂列強的國家，是現在的葡萄牙、西班牙、英國法國等等殖民主義者，他們是怎麼變成今天的文明國家？當他掠奪開發中的國家的資源，剝削別人的勞力，產品反傾銷到殖民地，讓自己的國家變富有之後，在當時還沒什麼大眾傳播的時代，人民普遍閱讀文學作品，或是聆聽文學作品的朗讀，如是之故，持之有恆才慢慢地文明起來。可見文學素養之普遍是多麼重要，所以看一個作家要給讀者大眾什麼，這是看一部作品的好壞為依據的一個重點。

張耀仁在今天臺灣的文壇裡，能意識到外籍人口的遭遇，聚焦到這個社會問題，做為小說的題材，算是少數中的一位，但創作出來的量最多，質也相當令人驚艷。臺灣這個社會是由好幾個族群融合的，整個社會的結構，卻對多數族群較有利，相對的少數族群不利。例如臺灣的原住民這個少數族群，他們的經濟條件、教育條件、工作條件、醫療條件等等，樣樣都比不上其他多數族群。既得利益的大族群，有意無意地歧視他們；雖然多數族群裡面，有

人不但沒歧視他們，還想盡辦法扶助他們，可是整個社會的結構不利於少數族群時，這叫做結構暴力，而相反地在比較上受到社會結構的利益較多的多數族群，裡面的每一份子，都是結構暴力的共犯，除非結構暴力已不存在。然而從上面所提的角度來看，六、七十萬在臺灣的外籍人口，他們所受到的社會結構暴力，比我們的原住民嚴重得多。至少原住民有他們的社區部落，有他們族群的，自主的工作和生活的空間。這些外籍人口，說是六、七十萬，可是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孤立無援的。並且他們都遠離家鄉，在異地的臺灣，遭遇大小苦難冤屈時，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不靈，唯有流淚吞淚，忍耐再忍耐。這種情形，我們都看過，也都聽過，要是看了張耀仁的小說，印象更深刻。

臺灣的社會大眾不知怎麼想？我們的社會是一完整的個體，在這個個體的體內，有各個不同的器官，有各種器官的組織，就像我們人體裡面有心臟、肝臟、腎臟、肺和其他等等，每一個器官和組織都很重要，並且整體的運作都得協調，要不然就威脅到生命。反過來說，目前在臺灣的六、七十萬人口，包括泰勞、菲傭印傭、越南新娘等等，他們都已經成為臺灣社會這個個體體內的器官和組織，如果臺灣不珍惜已成為我們體內的一個部份，不但不尊重他們，要利用他們，又要虐待他們的話，臺灣社會這個個體，遲早一定會發生嚴重的病變。

有好的作品固然重要，好的作品擁有廣大的社會大眾的讀者更重要。不用擔心社會大眾的程度，只要他是一個正常的人，有過喜怒哀樂的經驗，就可以看得懂，或是聽得懂朗讀作

品；只要是作品具備了老少咸宜，雅俗共賞的條件。張耀仁的新作《死亡練習》，就是文學的研究者讚賞，一般人都可以欣賞感動。我把全本的初稿都看了，巧的是，當我看其中一篇〈馬鞍藤之眼〉的同時，看到最後外籍新娘黃美美，她買了伴手禮載著小兒子，去大兒子同學家，為大兒子在學校打傷同學道歉；其實事實有違，外籍新娘的小孩在學校不受霸凌，不被欺負就萬幸了，說他打人實在是冤枉，但他被咬定打人，雖然當母親的也很難相信，不過為了息事寧人，還是先向人道歉。哪知道黃美美好不容易找到對方時，卻招到該家的老少，不聞問就抓東西圍打。黃美美的皮肉痛，心更痛，嘴巴不停喃喃喊對不起，另一方面黃美美載來的小兒子，也一時無法弄清楚情況而心慌，此刻好像只有不停的說對不起；可是對方出言刮癢刮癢，棍棒乒乓乒乓……。讀到這結尾，我的已經抑制不住內心的澎湃，我說巧的是，我事先放的CD正在閱讀小說末段時，流出大提琴演奏舒曼的夢幻曲，原來可以抑住的情緒，竟鬆弛了壓力，止不住的讓我這八十老朽淚流滿面。我覺得很對不起黃美美，我雖然不是打黃美美的人，但是我覺得很慚愧。

謝謝張耀仁先生，給我們提供這麼好的小說。

自序

原來是這麼回事

再一次，面對這樣宛若大雪紛飛的時光，蒼茫曝亮，不知該拿它怎麼辦的，有一瞬間失去了座標的空慌感。

那總使我想起不過幾年前，當《親愛練習》歷盡辛苦終於出版之際，暗自許諾：下一次，絕對不拖那麼久了！豈知，一晃眼又是四年！那真不免使人一驚：怎麼回事？

怎麼回事。校稿的當下，這才赫然發覺，「怎麼回事」竟成了這次作品的潛台詞——那彷彿是極其童駭的發問，或者明知故問——「如何問問題」，以及「如何問好的問題」是我們這個行當的基礎修為，但細究之，我們究竟是真確知道，抑或故作鎮定的假裝？

這四年裡，我的學生都畢業去了，只有我還徘徊在講台上，不厭其煩的說著那些：比方卡夫卡是變形的；比方村上春樹是雙重隱喻的；比方馬奎斯是魔幻寫實的……好幾次，像是《國境之南，太陽之西》所描述：「有一天，你體內有某個東西死去了。」那樣「啪」的一聲內在的什麼真正燒掉了，恨不得拋棄所有，不顧一切往最最遙遠的那點走去，直到精疲力

竭而死。

「這就是西伯利亞歇斯底里。」島本說。

我總是將村上春樹描述的那個場景，想像成最終的試煉，關於小說的技藝、意志或者思索以及凡此種種……這樣想像的同時，冷不防被這些年來流逝的空白給襲擊，令我意識到自己的驚鈍、脆弱以及不知所措，有時真忍不住要賴大喊：停住！停下來，等等我！然而過去就是過去了，時光對待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這句話多麼殘酷也多麼真實：上一次的抒情不能永遠動人，每一次的開始都是另一場冒險。

可笑的是，面對這本作品，我的腦海裡浮現的竟是「習作」二字。和《親愛練習》氣力充滿的狀態相比擬，這本小說越寫到後期越形渙散，所謂渙散並非意指技術操作的放任，而是書寫熱情的消退與困頓。從外傭到外配，有關壓迫者與反壓迫者的對位關係如何可能突破？這或許是面對這一系列創作時，不斷質問自己也質問世界的命題：除了反壓迫，我們還能理解什麼？探究什麼？決定什麼？

也因此，這本小說冒出〈比桔梗藍更藍〉、〈妹妹背著洋娃娃〉這類與主題全然無關的作品，當然也有幾篇試著跳脫但不那麼成功的作品，比如〈更年〉、〈身分〉以及〈鸚鵡〉等，但無論如何，它們都代表了某一時期的我，從最初〈因為在黑暗裡〉（一九九八年）到最晚〈嘩啦啦墜落的雪〉（二〇一三年），它們說明了我始終關注女性的創作取向，也是

讀者必然追問：為什麼特別偏愛以女性為題材？對此，我不願大言夸誇說是為女性爭權，反而以為從日常入手更能凸顯箇中值得聚焦之處，比方我的學生說，她從小就被父親叫做「小賣」，意即女兒將來嫁人像賣掉一樣，故名之。比方說，我的主管曾經低聲附耳對我說：「小張！努力點！女孩子一個月總有那麼幾天不方便……」

再巨大的波濤，也是從細浪展開的。一如這本或上一本小說裡，沒有面目的那些主角們，他們最初也是從療傷走向永遠的疼痛。所以，無論外傭或外配，它們共通的命題都在於：如何重拾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核心尊嚴。

這幾年下來，談文學創作，我總會從建立自我心靈景觀談起，意即在那個景窗裡，「沒有任何人能夠將之擊倒」。我所舉的例子通常是漫畫《海賊王》意欲成為天下第一劍豪的羅羅亞·索隆，在使出九刀流的當下，他說：「苦難算什麼，我就是喜歡走在修羅之路上！」每回講得激動無比，一下了講台，卻又不免虛空，那大底是，「我能否相信自己」以及「我必須相信自己」的角力拉扯。

我們能否相信自己？相信書寫終將治癒自我？甚至與之重建自我？

再次面對嘩啦啦墜落的雪，有風同行，有流雲四射，此時此刻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，而我正啟程前往下一個更遠更遠的座標。儘管內心依舊浮湧著那麼多的不確定，但我告訴自己，不能再這麼沒有信心下去了，也不能再這麼放縱自己了。在下一個十年裡，我必然抵達

粉紫滿盈的馬鞍藤之地，並且傾聽那迢遙的回音說：

原來，原來是這麼回事。

原來。

*特別感謝新營高工英文科老師吳昱樺以及好友楊涵琇，協助英譯本書書名。

張邵仁
二〇一四年二月臺北